

我從小認識的 演武場

text / 劉克襄

那是放學回家的路線。

國小五年級時，從日治初期創立的大同國小走出來，沿著地方法院對面的老騎樓信步而下，經過一家麵包香味十足的餅店，旋即抵林森路口。

緊接著，前面有兩條路可供選擇。

尋常心情時，會一直往下走。繼續沿著自由路，此時柏油路縮小了。

路的左邊是一片青綠的野地，日式木造住屋暗灰地一排排橫陳其間，那是警察家眷的宿舍。還有大片寬敞的菜畦，緊鄰著土壟般高起的縱貫鐵道。再不遠處，又有一些宿舍攏集。然後過一小橋，變成碎石泥土路，兩排低矮違章建築零亂地比鄰。接近三民路時，水田陌陌的農村景觀慢慢出現，遼闊的遠方還有竹林叢佇立，那已是一般臺中郊區的景象了。我家那時是一間紅瓦小屋，跟幾間類似的小屋剛剛落成，偎依在水田邊緣。

路的右邊則是完整的小社區，密覆在蓊鬱的青仔、芒果和鳳凰樹下。清一色是黑瓦紅磚牆的臺中監獄獄吏宿舍，闐靜地三兩併立。巷弄曲折、牆高樹老，看似森嚴，不易親近。此一區域住的都是官階較高的獄所官員。

其中一間的庭院更是空曠，圍牆上架有芒刺般的鐵絲網，兼有銳利的玻璃碎片。那是典獄長官邸，孩提時偶窺之，卻不得其門而入。時隔四十多年，晚近才開放民衆參觀，日式宿舍風味猶保持完整，俗稱青仔的榕樹亦是樹鬚鬚，我卻找不到摘採桑葉的樹。

心境狂野時，我就不循自由路了。橫越對街後便右轉，沿著獄吏宿舍的紅磚溜縫。俄頃，一條橫斜的小路自林森路叉出。此時，一片詭異、疏離的風景，先悄然



■ 浴火重生的演武場和後方的那棵老青仔相互輝映。

浮昇心中，但也隨著腳步的接近，具體地出現眼前。

短短不及兩百公尺的小路叫新生街，右邊橫生一排青仔，形成小小公園。左邊卻是一龐然如紫禁城的監獄，城牆一直延伸到街尾。那兒是臺中看守所，以高大的紅磚傲岸周遭。

百年前，日人規劃臺中為一座現代化城市時，它便是其中的建設要項，藉此管理漢人在此新城市生活的新秩序。這座監獄自日治初年矗立，直到1992年，新的看守所在大度山啓用才拆除。

我初次看到時，總是胡亂地想像，它是一座古老的城池，昔時駐紮著軍隊，後來才成為關犯人的所在。監獄外圍也有遼闊的菜園，銜接到我老家屋附近。菜園中，有一座目仔窰。那是我和童伴玩遊戲、探險的世界，如今變為光明國中校地。

那兒也是量刑輕微的受刑人，經常出來外役的主要地方。他們多半戴著腳鐐或手鐐，穿著灰色衣服，沉悶而僵僵地緩步著，彷彿電影裡的俘虜般。我和其他童伴總是恐懼地保持距離，生怕跟他們接近。

新生街口還有一座更加古意盎然的建築，工整而肅穆地佇立，旁邊有濃密扶蔭的老青仔相伴。當年或許過度陰暗，監獄又龐然險峙，因而較少人注意。後來才知，它是隨著監獄設立的演武場。

但父親習慣稱它為武道館。這兒是獄吏在此練習柔道或擊劍的場所，我經過時，館場裡常傳來擊打摔跌的吆喝，鏗鏘有力地震到街道外。孩提時，一個人走過總是膽小如雀鳥，顫驚地走過，不敢逗留太久。也不知為何，便隱隱然感覺，那陰森彷彿帶有一陣殺戮之氣，暫時凝結住，只要時機一到，或者什麼因素，就會釋放出來。後來，聽說有些死刑犯槍決時，執行者都會先在此演練武術。有此謠傳，我和童伴更喜愛繪聲繪影，認定某一種可怕的事跟武道館有關。

除了放學匆促經過，暑夏時，跟住家附近的玩伴聚在一起，膽識壯大了，才敢跑到這附近玩耍。但沿著城牆邊行走，常被城牆上巡守的警衛高聲斥喝，要我們遠離。他們因擔心囚犯越獄，連小孩接近都不甚高興。有了這層敏感，接近武道館時，我們難免忌諱更多。

只有一回，不知何來膽量，硬是爬上館場旁邊高大的老



劉克襄

出身大甲，從日常生活的人文風物與自然生態，進行各種反省、稱許和對話，三十餘冊作品涵蓋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論述、繪本及旅遊指南。



1. 祈福繪馬充滿濃濃復古味。2. 演武場周遭的典獄長宿舍，開放民眾參觀，讓人一窺昔日戒備森嚴的高官宅邸。3. 由作家帶領走讀文學現場。

青仔，探看那樹梢上有什麼樣的鳥巢。後來一名大男生把樹上的某一鳥巢摘下來，被警察看到了，用外省腔國語痛罵一頓。那時的警察好像什麼都管，充滿莫名地威嚴，彷彿異國統治者。

約莫升國中時，武道館外頭常年停靠著好幾輛憲兵車，固定有憲兵在站哨。我隱隱察覺，可能有一小隊憲兵常駐紮於此。他們為何進駐，發生何事，沒人知曉。但隔壁監獄的獄吏似乎不再利用此地。此後換成憲兵對打，擊劍的吆喝聲，依舊遒勁有力地穿透旁邊的老青仔，穿透時空，彷彿呼喚著某一消逝的歷史。

監獄遷移大度山後，原有的紅磚城池隨即夷為平地，在那個毫無古蹟意識的年代，彷彿水分之蒸發，沒多少人記得。後來僅留下獄吏宿舍的舊聚落，以及武道館孤立著。又不知何時，憲兵隊也跟著撤離。此後，武道館無人看管，迅速荒廢。

也不知哪來的老榮民和羅漢腳，大刺刺地進住裡面，把武道館分成好幾十個小房間，周遭常堆置著

各地的破爛，髒亂不堪。我還識得其中一位，經常到我們巷子撿拾垃圾。載回武道館後，堆了滿山高，似乎在待價而沽。武道館成為整個區域最髒亂不堪的地方。妹妹放學，我都特別警告，回家時絕對不能繞此路。

八〇年代初，我在臺中參與自然環境保育運動，對地方古蹟稍有涉獵。文史專家林衡道生前，肩著麻布袋在臺中幾處古蹟導覽時，還認真跟過一陣。臺中監獄搬遷後，看到武道館無人看顧，我還興過保護的想念，撰述不少相關文章。只是後來北上謀職，無暇注意，日後經過都是匆匆探望。一經離去，便忘了它的健在。只拍過一二張舊照，留存做紀念。

說來奇怪，好像也沒專家提及此一建物的可貴。遲至2003年時，在一趟全市歷史建築調查時，市府相關單位才注意到這座武道館的價值，進而向文建會爭取維修經費，隔年登錄為歷史建築。此一類似軍隊武德殿的地方，真正名字為臺中刑務所演武場，創建於1912年，原本是座木造建築。1930年拆除後，

改建為水泥磚造。

我常去八卦山，登山口也有一武德殿。若跟它相比，此殿矮小一些，但一樣擁有抬高的水泥座基，下設通風口，立面仿木結構，裝置著壁柱飾樣。入口門額，一個「武」字緊實地嵌在裡面。屋頂則是日本典型的入母屋造形式，類似中國的九脊頂。斜頂有序地鋪陳，屋脊黑瓦的收尾，突顯了鬼瓦的存在。一切中規中矩，清楚地呈現了司法單位的嚴謹與武道精神。只是後來老青仔過度茂發，遮掩了這些特色。

登錄為古蹟後，市府曾試圖勸離當地違建戶，重新翻修，卻遭到抗拒。2006年演武場意外地遭到不知名的祝融侵噬，燒毀了屋脊的木造構架，以及多數屋瓦和地板材料。那時我得知新聞，還特別趕回來探望。看到場館焦黑一片，彷彿自己的童年也付之一炬。臺中監獄的消失時是童年的落幕，演武場的損毀卻像是年輕的結束，這等感傷自不待說。

也還好，火災前，武道館的調查研究，以及細部設計書圖都告完成，水泥磚砌的主體結構也無損害。最後歷經四年翻修，終而恢復成今日演武場主棟及周邊附屬建築物的硬體。

去年11月，舊館重遊，植栽扶疏，大體充滿現代感。旁邊也有幾間舊房，連帶地整理改建，擺放著火燒後的原始木料、樺頭和鬼瓦等建材。例假日，常吸引不少遊客前來觀賞。返鄉沒事時，我也常跟個拖鞋去徘徊，久坐迴廊，或跟兩名不清楚歷史原由的年輕警察聊天。

演武場後那棵老青仔仍健在，其樹冠依舊寬廣而濃密地遮蓋附近的天空。我抬頭仰望，實在難以想像，小時竟敢爬上這麼高聳陰森的榕樹。以前春節返鄉，帶兒子來看樹。他們才試爬不及兩公尺，我已捏冷汗，嚴厲地呼叫下來。

這棵老青仔和演武場年紀相仿，曾亮麗地相互

映照，也邈邈地相互依伴，進而愈增添陰森的古意。如今經過修剪，又有一番莊嚴的大樹氣勢浮出，又不失清亮。遠望之，煞是美觀。臺中諸老青仔，能超越此株者恐亦不多。

舊物仍在，空間彷彿也維持，但怎麼看都覺得少了一帖生活味。是孩子的歡樂笑聲，是武術柔道的吆喝聲，或者是外役受刑者的經過？好像也不盡然是這些。總之，說不上來是什麼，也不能再是什麼。我這樣一個小時常常走過的人，如此挑剔著，過去的某種記憶，好像還沒整修回來，難以和我孩提時的各種愚駭和幻想聯結。

再環顧近鄰的監獄宿舍群落，我又有一番憂心，它是否能完整保存，呼應演武場的重新整修。未來如何創造為新的文化園區，恐怕還有待更多的集思。

最初，演武場重新整建後，基於歷史情境，先交由警察局管理。除了開放參觀，恢復日治時期原有用途，做為警員常年柔道、跆拳道等教育訓練使用，並規劃辦理青少年武術研習等類型活動。

今年三月，文化局再委託財團法人道禾教育基金會經營，定位為六藝文化館，未來將辦理劍道、弓道、茶道、圍棋、古琴及書道的推廣課程。在這個沒落的老城區，古蹟想保存，進而永續活絡並不易。這一決定，或許還算合時合宜。

但我也很期待未來，有些文化講座和導覽持續串場在此發生，展現棋盤狀老臺中的歷史。從演武場的繼續存在，追溯當年的城市發展和生活，轉而看到一個文明城市的多樣可能。

如是活絡，有著繼往開來的文化情境，一個人的童年，一個人的城市記憶，才可能具體而無上意義的存在吧。我如是私心忖度。 (11)

去年，文化局邀請了10位作家撰寫文章，筆書臺中風景，並錄影記錄其創作心路，其中一篇即是劉克襄撰寫的〈我從小認識的演武場〉。有興趣的讀者可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網站點選「筆書臺中」連結，進一步欣賞作家影音及其他精采文章。